

Selected
Poems
of Sylvia Plath

普拉斯诗选

这个女人终于达成完美。
她的

尸体带着完成的微笑，
一种希腊式的必然的幻想

在她宽松袍子的画卷中流淌，
她赤裸的

双脚似乎说：
我们走了这么远，现在完成了。

……

——《边缘》



陆钰明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Selected
Poems
of
Sylvia
Plath

普拉斯诗选

陆蠡明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拉斯诗选 / (美) 普拉斯著 ; 陆钰明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360-7192-6

I. ①普… II. ①普… ②陆… III. ①诗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2295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宋瑜 余佳娜 揭莉琳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内文插图: 西尔维娅·普拉斯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普拉斯诗选 PULASI SHI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375 2 插页
字 数	14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薄命红颜，不朽篇章

江枫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年10月27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父亲奥托·普拉斯是来自波兰的日耳曼人，曾在波士顿大学讲授生物学和德语，出生在奥地利的母亲奥瑞丽娅·休伯，有犹太人血统，是她父亲的德语学生。

普拉斯童年时就显得聪颖过人，八岁就在波士顿的《星期日先驱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首诗，从此不断写作，但是，成为真正的专业作家和诗人，只是她短暂一生的最后七年。

也是在她八岁那一年，由于糖尿病而截掉了一条腿的父亲，又因栓塞症病死在医院里。从此家境窘困。她母亲就凭自己先在中学、后在大学教英语和德语的收入，独自挣扎着养育普拉斯和比她小两岁半的弟弟沃伦。

1950年，中学毕业，普拉斯进入史密斯学院，第一年就获得了三种奖学金。她写信告诉母亲：“我幸福得要掉眼泪，脚下的地球，就像个熟透、多汁的西瓜。”

但是，1953年6月，由于听到未被弗兰克·奥康诺在哈佛大学所开暑期写作班录取的消息，普拉斯便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深感失落之余，给母亲留下一张字条，说她外出散心，要第二天回来，其实是藏在地下室里，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三天后，才由于昏迷中发出呻吟被听见、发现而送院就医，以致不得不一度辍学，直到1954年春才重回学校。

但是到了那年6月，她仍以最优成绩毕业，并且获得了一笔富布莱特奖学金而前往英国剑桥纽厄姆学院继续深造。

1956年，普拉斯在剑桥与后来负有盛名的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相识，并且认为“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和我相配的男人”。不久，他们便结为夫妇。

1957年，普拉斯从剑桥获得硕士学位后和丈夫一道回到美国，任教于史密斯学院。一年书教下来，她感到相当疲惫，同时出于想多写些东西的考虑，于是夫妇俩迁居波士顿。但在普拉斯发现自己怀孕后，他们又回到了英国。1960年4月，她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芙瑞达·丽贝卡。产前不久，她签下了第一部诗集《巨像集》的出版合约。1961年，她经受了流产和阑尾切除的痛苦折磨。但是不久，克诺普买下了《巨像集》在美国出版的版权，普拉斯开始成为有人关注的诗人，而且还得到美国一家基

金会慷慨优厚的写作赞助。她开始集中精力写一部取材于二十岁那次准自杀经历的自传性小说——《钟形罩》。

夏日将尽时节，他们把家搬到德文乡间一处庄园宅邸。1962年1月，她生下了儿子尼古拉斯。同年5月，休斯的朋友戴维和爱细娅·韦维尔来访。后来得知丈夫和爱细娅关系暧昧，愤而焚毁了她那含有她和休斯浪漫婚恋情节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稿。

也是在这一年5月，她的《巨像集》在美国出版发行。为了更充分地释放自身的写作才能，普拉斯在著书、撰文并且发表评论的同时，还完成了一部广播剧——《三个女人》。

不到8月，夫妇俩就计议着离婚，作出决定过后没有几天，普拉斯出行时把车开出了路面，但是并未受伤。10月，休斯已经搬出，普拉斯则在伦敦租了一个套间，最使她高兴的是得知叶芝——她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也曾在那里居住过。就是在那里，她每天一早起床就写。那一个月，才思泉涌，每天至少要写一首诗，几乎都是落笔成章，很少改动，清新、独创。她告诉妈妈：“我在写我一生最好的诗，这些诗会使我成名。”但是评论家们只能在她过世以后才有机会作出同样的评价。与此同时，她在写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二度曝光》。

1963年1月，《钟形罩》以维多利亚·卢卡斯

的笔名在伦敦出版，虽然评论家多有好评，但是普拉斯却因为他们似乎全都未能注意到她着力描写的主人公因精神错乱而自杀后的康复和再生，而深感失望。她送出去的诗稿，迟迟不被接受，更增添了她的挫折感。婚姻失败、家庭破碎、经济负担日渐沉重，独自抚养两个幼小儿女的艰辛，都成了她难以排遣的忧烦。4月11日，她服下不少安眠药片，打开煤气炉阀门，结束了只有三十一岁的生命。

那短促一生的最后七年，竟是一个写作高产期，二百五十多首诗歌，七十多篇短篇小说，一部诗剧，一本儿童读物，一部长篇小说和另一部长篇未完成稿，以及散见于各种杂志和BBC广播的散文作品，外加内容广泛的日记和主要是写给母亲的大量书信，全都在这个时期内写成。

离婚不曾办理正式手续，休斯仍是普拉斯法律意义上的丈夫，就接管了包括日记、手稿在内的她的全部遗物。1965年，《爱丽儿》经他手出版。

1971年，休斯又出版了《涉水》。该作品收录了写在《巨像集》之后，直到1962年7月为止的诗作。同年还出版了《冬天的树》，其中包括十二首诗和一部广播剧——《三个女人》。普拉斯的儿童诗《床头书》，出版于1976年。一部散文集，出版于1977年，书名叫做《琼妮·帕尼克和梦之圣经：短篇小说、

散文、日记摘录》。

1975年，母亲奥瑞丽娅·普拉斯，把女儿的部分来信，以《家书：1950—1963通信集》为书名结集出版。

1981年，收罗最广的《诗集》出版，不久便成了为数有限几部获得普利策奖的遗著之一。1982年，《西尔维娅·普拉斯日记》问世。1996年，《没有什么关系》出版，这是一本儿童读物。《西尔维娅·普拉斯日记》未删节本，直到1998年泰德·休斯去世前一个月，才得到他的授权，于2000年出版。

《爱丽儿》的出版，使读者开始读到普拉斯生前未能出版的作品，逐渐认识到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独创性贡献和艺术成就高度。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推崇西尔维娅·普拉斯为当代伟大的诗人。现在有人说她是艾米莉·狄金森以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而在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评论家们看来，她也已经是在世界范围谈论不朽诗人时不可忽略的一位。

正从学院派转向“自白派”的罗伯特·罗厄尔在波士顿大学开的诗歌课，曾对普拉斯深有影响，但显然，她的成就和影响都超过了罗厄尔。她敏感异乎常人，表现能力也与之相称。所以，她的诗篇，

总有新词、新意，个性鲜明，自成一格。

恐怖和死亡常占据普拉斯笔下的中心位置，其成果似乎是一种神圣的尖厉呼叫和壮丽的痛苦描绘。有人称她的诗歌是自白派诗歌的最佳典范，尽管也有人认为，不过是有史以来写得最长的自杀笔记。但是，她也有比较欢快轻松的篇章，即使是那些沉重题材的作品中，也不乏幽默。

普拉斯无疑是一个神经异常、天才异常的罕见女诗人，她的早逝是美国诗坛的重大损失，她数量有限的作品受到了极高的推崇。

自白派有一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精神，而他们更热衷于写一向被视为禁忌的题材，特别是人们通常讳莫如深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隐私部分。但是，作为艺术作品的自白诗，却绝不能简单视为诗人个人经验的自然主义坦露。普拉斯在谈到她自己的作品时说：“我想，我的诗，直接来自我的感受和感情经验。但是我必须说，我无法同情那种仅仅由于针刺或刀割之类所引发的内心哭叫。我认为，人们应能控制和驾驭经验，甚至最骇人的经验……应能以有知识、有智力的头脑驾驭那些经验。我想，个人经验不应是一种紧闭的匣子和自恋症患者顾影

自怜的经验。我认为，这种经验应有普遍的相关意义，是和广岛、达豪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相关的。”

正是这样，以《爱丽儿》的卷首诗《晨歌》为例，抒写的既是她生育的纯个人的感受和心理反应，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像云分泌出一面镜子）意味着一个成熟生命的老去（自己在风的指掌间逐渐消失）。同时，也吐露了一定会引起普遍共鸣的母爱柔情，为新生儿感到的忧虑和喜悦。

是爱，使你走得像一只胖胖的金表。
助产士拍拍你的脚心，你单调地啼哭
便在天地万物间占有一个位置。

我们应声赞美你的到来，一座新的雕像。
在通风的博物馆，你的赤裸
使我们的安全蒙上阴影，我们茫然站在四周，
像围屏。

我成为你的母亲，也无非就像
一片云分泌出一面镜子，照出自己
在风的指掌间逐渐失去形影。

整个夜晚你飞蛾似的呼吸
在暗红色玫瑰之间扑动。我醒来谛听：

远方的大海在我的耳中起伏汹涌。

一声啼哭，我翻身下床，母牛般笨重，
披一身维多利亚式睡衣又华丽有如花朵。
你的嘴张大了，像小猫洁净的嘴。四方窗口

在漂白、吞没那些星星。此刻的你
正试唱你那一小把曲调；
明净的元音，像气球升起。

她善于选择精确而出人意料的话语，构制清新别致而生动的意象。每一个明喻或暗喻，全都贴切、独特而有深度。把新生儿比作由于爱的驱动而走动的胖胖的金表，把无形的婴儿鼻息比作在暗红色玫瑰之间扑动的飞蛾，特别是把婴儿口中最初发出的变化不多、为数有限、不成话语的声音比作一小把(a handful)“曲调”，认定其中的“咿呀呜哦”只是些元音，而写出“明净的元音像气球升起”，读到这里，几乎仰望蓝天就可以看得清晰，而且经得起咬文嚼字的推敲。

这首诗写在1961年，正当普拉斯得女之后，又再次怀孕待产之时，是对于付出生命、养育生命这种伟大母爱的赞美，也是一位年轻母亲喜悦心情的欢乐颂。这位被认为“向往死亡”的女诗人，在

《晨歌》中流露的却是对于生命的眷爱深情。

《拉扎勒斯女士》也是普拉斯的著名代表作，和《晨歌》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着迥然不同的主题、色彩和情调，结构也复杂得多。

我又完成一次，
每十年总有一年
我会设法上演——

一出奇迹活剧，我的皮肤
明亮，像纳粹的灯罩，
我的右脚

一块镇纸，
我的面孔平淡无奇，细致的
犹太亚麻布。

揭开头巾，
哦，我的敌人。
我是否使你吃惊？——

这鼻子，这眼窝，这副牙齿？
酸臭的气味

不出一天就会消失。

.....

而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妇女。

我只有三十岁。

像猫，我也有九次可死。

这是第三次。

每十年要消灭一次的

是怎样一种废物。

怎样一种百万纤丝。

嚼着花生米的一群

挤进来看

他们把包裹着我的一切撕剥干净——

一场大脱衣舞。

女士们，先生们

这些是我的双手，

我的双膝。

我也许皮包骨。

没有关系，依旧，是那同一个妇女。

第一次发生时我十岁。

那是意外事故。

.....

死

也像其他一切事情，是一门艺术。

我干得出类拔萃。

我干得使人难以置信。

我干得使人确信无疑。

我猜你们会说我有种魅力。

在密室里干是够容易的。

干完了放在原地是够容易的。

富有戏剧效果的是

光天化日之下返回

同一个地点，同一副面孔，同一声

残酷而又似觉得有趣的呼喊：

“奇迹！”

这呼喊声吓我一跳。

一阵兴奋

由于目睹我的创口，

一阵兴奋
由于听见我的心——
确实在跳动。

一阵兴奋，一阵极大的兴奋
由于一句话，一次触动，
一滴血，

一缕头发，一件我的衣服，
行了，行了，医师先生。
行了，敌人先生。

我是你们的作品，
我是你们的贵重物，
一声啸叫就会熔化掉的

纯金婴儿。
我转动，我燃烧。
别以为我低估了你们的伟大关怀。

灰，灰——
你们翻搅，拨动。
肉，骨头，已化为乌有——

一块肥皂，
一只结婚戒指，
一点黄金填料。

Herr上帝，Herr魔鬼，
当心，
当心。

从灰里
我会披着红头发升起
而且吃人，像空气。

这首诗写的是对于死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死在普拉斯笔下，也是一门艺术。阴森，却不恐怖，在她这一类诗歌中常常出现的那种黑色幽默，平衡了可能的恐怖。真与幻、个人经验与人类历史被结合融会得天衣无缝，表明她确实具有她自己所主张的以知识和智慧驾驭骇人题材的高超能力。

当她把纳粹及其罪行引入画面之后，怎能断言诗人是在赞美和向往死，她是说了，死也是一门艺术，然而这首诗的整体效果却是使读者确信，那是一门邪恶得令人厌恶的艺术，从而显示出一种崇高而非猥琐的审美价值。当我们再读一遍——这首诗读一遍是不够的——读到“我又完成一次 / 每十

年总有一年 / 我会设法上演……”，读到“像猫，我也有九次可死”，我们就会情不自禁，而且是无理由想到“我”和“人类”、“自杀”和“大屠杀”、“奇迹剧”与“战争”之间的可互换性。

最后那两节中“Herr上帝，Herr魔鬼 / 当心 / 当心”所警告的对象，也可以和任何一个死亡制造者、战争发动者互换。这里的两声“Herr”，当然会使读者联想到“Herr Hitler”，而“我”，像火中涅槃的凤凰，会从灰烬中“披着红头发升起”，就不完全是一个神经错乱的女人的幻觉或幻想。只有这样读，那仿佛痴人呓语的“每十年要消灭一次的，是怎样一种废物，怎样一种百万纤丝”，才能有可解的意义。

这整首诗，结构复杂而严谨，貌似杂乱，其实有序，所表达的也不只是对死亡和邪恶的讥嘲，和战而胜之的信念。这首诗，经得起多层分析、反复阅读。“嚼着花生米的一群挤进来看”的围观者，“一块肥皂，一只结婚戒指，一点黄金填料”都不是无谓的闲笔。而“披着红头发升起”的“我”，并不只有一两种可解的象征意义，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犹太人”“犹太女人”或是“女人”。但是一定要把“我吃人”的“人”（英文原版中使用的词为“men”）解读为“男人”，以附会女权主义之说，可就牵强得过分了。